

戰時中小學生叢書

燕子

呂漢野作



漁船

州
版出局書中

目 錄

燕子

我們歌唱

綠色的……

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烽火中的搖籃歌

他要我們回答……

屠場

一個重傷兵的家信

櫻花時節

最後的囑咐

燕子

渡過波浪層層的海，

你來到了中國的江南。

燕子哪，睜開眼，

你來找一找自己甜蜜的老家！

你的記憶並沒有騙了你，

這是江南，錦繡的河山！

你也許疑心是白天的夢，

明銳的眼也有一次昏花！

你疲倦了的翅膀，也許

渴望着一秒鐘的停息，

那末，燕子哪，

且站在頹牆上，你看一看荒涼。

那裏有愉快的春天的歌？

那裏有活潑的人類的蹤跡？

用盡你的眼力也望不盡

瓦礫場，瓦礫場，瓦礫場！

誰也不相信在這瓦礫場上，

你會建築完美的家室，

讓五月的鮮花開在腳下。

和伴侶同唱情歌。

誰也不相信在這瓦礫場上，

你會哺養起你的孩子，

和太陽一同起身教練飛翔術，

和晚風一起睡進你的窠。

你那些舊時的朋友：

棟梁，窗格，房屋，庭院，

也會和屋主人們一起

對你們睜起豔羨的眼睛。

如果你看到房屋怎樣地燒成灰，

屋主人燒焦的枯骨在灰燼裏拌，

那最深沉的哭泣

或許會磨折你的心！

也許你還記得那個小主人，

臉頰紅紅的像是九月的蘋果，

他第一個把小燕出殼的消息，

指手畫脚地報告給別人聽。

燕子，現在他再也不能報告了，

一把槍刺穿過了他的心窩。

他的鮮血滴過的草叢裏，

將夜夜飛出那哀怨的流螢。

也許你還記得那個姑娘吧？

在春風裏她曾倚着梧桐樹，

「看！可愛的燕子！」

指點着你從曠野歸來。

燕子，她毫不遲疑地

用死，拒絕了無端的羞辱。

這池塘是她的歸宿地，

殘留的蘆葦在吟唱她的悲哀！

你所熟悉的人們，死的死了，

活的是走掉了，遠遠的，遠遠的——

因爲土地被人窒息了，

遮風雨的房屋變成了瓦礫場。

死亡，他們暫時躲過，

可是饑餓，永遠的向他們追逼。

在叫人懷舊的水銀一般的月光下，

他們也許會懊悔拋下了家鄉。

你聳聳你那優美的肩膀，

搖搖頭，燕子，

你嘲笑吧！「啾！啾！」

用那銀鈴似的笑聲。

你是禽獸，

但是你撫養孩子，

建築，辛勤，創造，

把世界塗上了新生。

從東方島國上來的人們，

他們屠殺，奸淫，

焚燒，搶劫，毀滅，

他們却還叫做「人類」！

人類中有這樣的動物，

當着你天真的眼睛，

我們全人類

都將無限的慚愧！

但是燕子，當你在長空飄過，

你可曾看到？

被侮辱的人已經舉起

正義的旗。

在江南，在北國，

在中華民族腳跡所到，

四萬萬五千萬人

把全生命都獻給了正義。

我們牽起了手，

保衛我們全心所愛的中華，

替世界期求永久的和平，

替人類滅除盜賊！

燕子哪，你同去吧！

回到那炎熱的阿非利加！

江南現在悲慘的荒涼，

窒息人超過阿非利加的炎熱！

我們宣誓要用生命再造起

春的江南，錦繡的河山。

那時候我們將張開兩臂歡迎

你，燕子，鳥類的鮮花！

渡過波浪層層的海，

再來到中國的江南，

在畫梁上

再造起你甜蜜的新家。

一九三八，五月——九日。

我們歌唱

我們歌唱，

歡樂燒旺

我們年青的心臟，

我們歌唱，

讓歌聲高揚

到天上。

我們該訕笑千百年前

把世界關在大門外，

那所謂太平盛世的時光。

吃飯，睡覺，生，死，

就算人生是一百年吧——

白紙一張！

我們驕傲！

我們歌唱。

我們的頭腦

是思想的海，

把過去，把將來，

把全世界都浸在中央。

我們的肺

呼吸着世界上

萬萬千千的形象。

我們的舌頭

不單是拌唾液，

嚥下了甜和香，

我們還把酸，苦，澀，辣，

一樣一樣

仔細的嘗。

我們的手

不單是抓食品

填塞肚腸。

我們的腳

不單是活着支持身體，

死掉和整個身子一起

做蛆蟲的食糧。

我們的手帶着血

擎起大無畏的槍，

我們的腳帶着血

踏過神聖的戰場。

我們把身子

築起了

活的長城長又長，

抵抗住強敵強又強，

叫全世界吃驚

中華民族的力量！

保衛住每一寸

祖先交下的

田野，山岡，

大河，長江，

島嶼，海洋，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故鄉！

我們的耳朵生長着，

爲着傾聽

勝利的歌唱。

我們的眼睛，

大大的張，大大的張，

看強暴的侵略者

在我們的指頭下

衰弱，

粉碎，

滅亡！

那歌頌安樂的笑，

這一回是爲了勝利，

燒紅在我們二十世紀的

中國青年的臉龐。

我們歌唱。

我們的祖先哪，

我們遭到了強敵，

是困苦，

也是榮光。

因爲

我們會把山河

交到兒孫們的手裏，

完整地照原來一樣！

我們歌唱，

歡樂燒旺

我們年青的心臟。

我們歌唱，

讓歌聲高揚，

高揚到天上！

一九三九，三月。